

東國列國志

4815.2
3

東周列國志



列國志

第二十三回

衛懿公好鶴亡國

齊桓公興兵伐楚

話說：衛惠公之子懿公，自周惠王九年嗣位；在位九年，般樂怠傲，不恤國政。最好的是羽族中一物，其名曰「鶴」。按浮邱伯相鶴經云：

「鶴陽鳥也，而遊於陰；因金氣乘火精以自養。金數九，火數七，故鶴七年一小變，十六年一大變，百六十年變止，千六百年形定。體尚潔，故其色白；聲聞天，故其頭赤；食于水，故其喙長；棲于陸，故其足高；翔于雲，故毛豐而肉疎；大喉以吐，故脩頸以納新，壽不可量。行必依洲渚，止不集林木；蓋羽族之宗長，仙家之騏驥也！鶴之上相：隆鼻短口則少眠，高脚疏節則多力，露眼赤睛則視遠，鳳翼雀毛則善飛，龜背鼈腹則能產，輕前重後則善舞，洪髀纖趾則能行……」

那鶴色潔形清，能鳴善舞，所以懿公好之。俗諺云：『上人不好，下人不要。』因懿公偏好那鶴，凡獻鶴者皆有重賞；弋人百方羅致，都來進獻。自苑囿宮廷，處處養鶴，

何止數百？有齊高帝詠鶴詩爲證：

「八風舞遙翮，九野弄清音；一摧雲間志，爲君苑中禽。」

懿公所畜之鶴，皆有品位俸祿；上者食大夫俸，次者食士俸。懿公若出遊，其鶴亦分班從幸；命以大軒載于車前，號曰「鶴將軍」。養鶴之人，亦有常俸。厚斂于民，以充鶴糧；民有飢凍，全不撫恤。

大夫石祁子——乃石碯之後，石駘仲之子——爲人忠直有名，與甯莊子名速，同秉國政，皆賢臣也。二人進諫屢次，俱不聽。公子燬乃惠公庶兄，公子碩烝于宣姜而生者，卽文公也。燬知衛必亡，託故如齊；齊桓公妻以宗女，竟留齊國。衛人向來心憐故太子急子之冤，自惠公復位之後，百姓日夜呪詛「若天道有知，必不終于祿位！」只因急子與壽，俱未有子，公子碩早死，黔牟已絕；惟燬有賢德，所以人心俱歸附之。及懿公失政，公子燬出奔。衛人無不含怨。

却說：北狄自周太王之時，獯鬻已強，威逼太王，遷都于岐；及武王一統，周公南懲荊舒，北膺戎狄，中國久安。迨平王東遷之後，南蠻北狄，交肆其橫。——單說北狄主名曰睢瞞，控絃數萬，常有迭蕩中原之意；及聞齊伐山戎，睢瞞怒曰：「齊兵遠伐，

必有輕我之心；當先發制之。」乃驅胡騎二萬伐邢，殘破其國；聞齊謀救邢，遂移兵向衛。時衛懿公正欲載鶴出遊，諜報：「狄人入寇。」懿公大驚，即時歛兵授甲，爲戰守計，百姓皆逃避村野，不肯從戎；懿公使司徒拘執之。須臾，擒百餘人來，問其逃避之故；衆人曰：「君用一物，足以禦狄，安用我等？」懿公問：「何物？」衆人曰：「鶴。」懿公曰：「鶴何能禦狄耶？」衆人曰：「鶴既不能戰，是無用之物；君撤有用以養無用，百姓所以不服也！」懿公曰：「寡人知罪矣！願散鶴以從民可乎？」石祁子曰：「君亟行之，猶恐其晚也。」懿公遂使人縱鶴；鶴素受豢養，盤旋故處，終不肯去。

石甯二大夫，親往街市，述衛侯悔過之意，百姓始稍稍復集。狄兵已殺至熒澤，頃刻三報；石祁子奏曰：「狄兵驍勇，不可輕敵，臣請求救于齊。」懿公曰：「齊昔日奉命來伐，雖然退兵，我國並未修聘謝，安肯相救？不如一戰，以決存亡！」甯速曰：「臣請率師禦狄君居守。」懿公曰：「孤不親行，恐人不用心。」乃與石祁子玉玦，使代理國政曰：「卿決斷如此決矣！」與甯速矢，使專力守禦，又曰：「國中之事，全委二卿；寡人不勝狄，不能歸也！」石甯二大夫皆垂淚矣。

懿公分付已畢，乃大集車徒；使大夫渠孔爲將，于伯副之，黃夷爲先鋒，孔嬰齊爲

後隊；——一路軍人口出怨言。懿公夜往察之，軍中歌曰：

「鶴食祿，民力耕；鶴乘軒，民操兵；狄鋒厲兮不可撓，欲戰兮九死而一生！鶴今何在兮而我瞿瞿爲此行！」

懿公聞歌，悶悶不已；大夫渠孔用法太嚴，人心益離。行近葵澤，見敵軍千餘，左右分馳，全無行次；渠孔曰：「人言狄勇，虛名耳！」卽命鼓行而進。狄人詐敗，引入伏中；一時呼哨而起，如天崩地塌，將衛兵截做三處，你我不能相顧。衛兵原無心交戰，見敵勢兇猛，盡棄車仗而逃；懿公被狄兵圍之數重，渠孔曰：「事急矣！清偃大旆，君微服下車，尚可脫也。」懿公嘆曰：「二三子苟能相救，以旆爲識；不然，去旆無益也。孤甯一死以謝百姓耳！」須臾，衛兵前後隊俱敗，黃夷戰死，孔嬰齊自刎而亡；狄軍圍益厚，于伯中箭墜車，懿公與渠孔先後被害，被狄人砍爲肉泥，全軍俱沒。髡翁有詩云：

「曾聞故訓戒禽荒，一鶴誰知便喪邦？葵澤當時遍燐火，可能騎鶴返仙鄉；」

狄人囚鄭太史華龍滑，禮孔，欲殺之；華禮二人知胡俗信鬼，給之曰：「我太史也，當掌國之祭祀，我先往爲汝白神，不然鬼神不汝祐，國不可得也。」腹瞞信其言，遂縱

之登車；甯速方戎服巡城，望見單車馳到，認是二太史。大驚，問：『主公何在？』曰：『已全軍覆沒矣！』狄師強盛，不可坐待滅亡，宜且避其鋒。甯速欲開門納之，禮乳曰：『與君俱出，不與君俱入，人臣之義謂何？吾將事吾君于地下！』遂拔劍自刎。華龍滑曰：『不可失史氏之籍。』乃入城。甯速與石祁子商議，引著衛侯宮眷，及公子申，乘夜乘小車出城東走；華龍滑抱典籍從之。國人聞二大夫已行，各各攜男抱女，隨後逃命，哭聲震天。狄兵乘勝長驅，值入衛城；百姓奔走，落後者盡被殺戮，又分兵追逐。石祁子保宮眷先行，甯速斷後，且戰且走。從行之民，半罹狄刃。將及黃河，喜得宋桓公遣兵來迎，備下船隻，星夜渡河，狄兵方纔退去，將衛國府庫，及民間存留金粟之類，劫掠一空，墮其城郭，滿載而歸。不在話下。

却說：衛大夫宏演，先奉使聘陳，比及反役，衛已破滅；聞衛侯死於焚澤，往覓其屍。一路看見骸骨暴露，血肉狼籍，不勝傷感，行至一處，見大旆倒于荒澤之傍，宏演曰：『旆在此，屍當不遠矣。』未數步，聞呻吟之聲，前往察之，見一小內侍折足而臥。宏演問曰：『汝認得主公死處否？』內侍指一堆血肉曰：『此卽主公之屍也。吾親見主公被殺，爲足傷不能行走，故臥守於此，欲俟國人來而示之。』宏演視其屍骨，俱已零落不全，

惟一肝完好；宏演對之再拜，大哭。乃復命於肝前，如生時之禮。事畢，宏演曰：『主公無人收葬，吾將以身爲棺耳！』囑從人曰：『我死後，埋我於林下；俟有新君，方可告之。』遂拔佩刀自剖其腹，手取懿公之肝，納于腹中。須臾而絕，從者如言埋掩。因以車載小內侍渡河，察聽新君消息。

却說：石祁子先扶公子申登舟，甯速收拾遺民，隨後趕上，至于漕邑。點查兒女，纔存得七百有二十人。狄人殺戮之多，豈不悲哉？二大夫相議：『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其奈遺民太少！』乃于共滕二邑，十抽其三，共得四千有餘人，連遺民湊成五千之數；卽于漕邑創立廬舍，扶立公子申爲君，是謂戴公。宋桓公御說，許桓公新臣，各遣人致唁；戴公先已有疾，立數日遂薨。甯速如齊迎公子燬嗣位。齊桓公曰：『公子歸自敵邑，將守宗廟；若器用不具，皆寡人之過也。』乃遣以良馬一乘，祭服五稱，牛羊豕雞狗各三百隻；又以魚軒贈其夫人，兼美錦三十端，命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送之。並致門材，使立門戶。公子燬至漕邑，宏演之從人，同折足小內侍俱到，備述納肝之事；公子燬先遣使具棺，往癸澤收殮，一面爲懿公戴公發喪，追封宏演，錄用其子，以旌其忠。諸侯重齊桓公之義，多有弔賻。——時周惠王十八年，冬，十二月也。

其明年，春，正月，衛侯燬改元，是爲文公；纔有車三十乘，寄居民間，甚是荒涼。

文公布衣帛冠，蔬食菜羹，早起夜息，撫安百姓，人稱其賢。公子無虧辭回齊國，留甲士三千人，協戍漕邑，以防狄患；無虧回見桓公，言衛燬草創之狀，并述宏演納肝之事。桓公嘆曰：『無道之君，亦有忠臣如此者乎？其國正未艾也！』管仲進曰：『今留戍勞民，不如擇地築城，一勞永逸。』桓公以爲然。——正欲糾合諸侯，同役，忽邢國遣人告急，言：『狄兵又到，本國勢不能支，伏乞救援！』桓公問管仲曰：『邢可救乎？』管仲對曰：『諸侯所以事齊，謂齊能拯其災患也；不能救衛，又不救邢，霸業隕矣！』桓公曰：『然則邢衛之急孰先？』管仲對曰：『俟邢患既平，因而城衛，此百世之功也。』桓公曰：『善。』

卽傳檄宋，魯，曹，邾，各國，合兵救邢，俱於聶北取齊。宋曹二國，兵先到，管仲又曰：『狄寇方張，邢力未竭；敵方張之寇，其勞倍，助未竭之力，其功少，不如待之。邢不支，狄必潰。狄勝邢必疲；驅疲狄而援潰邢。所謂力省而功多者也。』桓公用其謀，託言待魯邾兵到。乃屯兵於聶北；遣諜打探邢狄攻守消息。史臣有詩譏管仲：『不
早救邢衛乃霸者養亂爲功之謀也詩云：』

「救患如同解倒懸。提兵那可復遷延？從來霸事遜王事，功利偏居道義先。」

話說：三國駐兵聶北。約及兩月；狄兵攻邢，晝夜不息。邢人力竭，潰圍而出；諜報方到，邢國男女填湧而來，俱投奔齊營求救。內一人哭倒在地，乃邢侯叔顏也。桓公扶起，慰之曰：「寡人相援不早，以致如此，罪在寡人；當請宋公曹伯，共議驅逐狄人。」即日拔寨都起。

狄主睥瞞，擄掠滿欲，無心戀戰；聞三國大兵將至，放起一把火，望北飛馳而去。比及各國兵到，只見一派火光，狄人已遁。桓公傳令將火撲滅，問叔顏：「故城尚可居否？」叔顏曰：「百姓逃避難者，大半在夷儀地方，願遷夷儀以從民欲。」桓公乃命三國各具版築，築夷儀城，使叔顏居之；更爲建立朝廟，添設廬舍，牛馬粟帛之類，皆從齊國運至，充牣其中。邢國君臣，如歸故國，懽祝之聲徹耳。事畢，宋曹欲辭齊歸國；桓公曰：「衛國未定，城邢而不城衛，衛其謂我何？」諸侯曰：「惟霸君命。」桓公傳令，移兵向衛；凡舂鍤之屬，盡攜帶隨身。衛文公燬遠遠相接。桓公見其大布爲衣，大帛爲冠，不改喪服；惻然久之，乃曰：「寡人藉諸君之力，欲爲君定都，未審何地爲吉？」文公燬曰：「弧已卜得吉地，在於楚邱——但版築之費，非亡國所能辦耳！」桓公曰：「此

事寡人力任之。」即日傳令三國之兵，俱往楚邱興工；復運門材，重立朝廟，謂之「封衛。」衛文公感齊再造之恩，爲木瓜之詩以詠之。詩云：

「投我以木瓜兮，報之以瓊琚；投我以木桃兮，報之以瓊瑤；投我以木李兮，報之以瓊玖。」

當時稱桓公存三亡國：謂立僖公以存魯，城夷儀以存邢，城楚邱以存衛；有此三大功勞，此所以謂「五霸之首」也！潛淵先生讀史云：

「周室東遷綱記擢，桓公糾合振傾頽；興滅繼絕存三國，大義堂堂五霸魁。」

時楚成王熊惲，任用令尹子文圖治；修明國政，有志爭霸。聞齊侯救邢存衛，頌聲傳至荆襄；楚成王心甚不樂，謂子文曰：「齊侯布德沾名，人心歸向。寡人伏處漢東，德不足以懷人，威不足以攝衆，當今之時，有齊無楚，寡人恥之！」子文對曰「齊侯經營伯業，於今幾三十年矣。彼以尊王爲名，諸侯樂附，未可諷也。鄭居南北之間，爲中原屏蔽，王若欲圖中原，非得鄭不可。」成王曰：「誰能爲寡人任伐鄭之事者？」大夫鬬章願往，成王與車二百乘，長驅至鄭。

却說：鄭自純門受師以後，日夜提防楚兵；探知楚國興師，鄭伯大懼，即遣大夫驪

伯，率師把守純門，使人星夜告急於齊，齊侯傳檄，大合諸侯於櫓，將謀救鄭；鬬章知鄭有準備，又聞齊救將至，恐其失利，至界而返。楚成王大怒，解佩劍與鬬廉，使卽軍中斬門章之首——門廉乃門章之兄也——既至軍中，且隱下楚王之命，密與門章商議：『欲免國法，必須立功，方可自贖。』門章跪而請教，鬬廉曰：『鄭知退兵，謂汝必不驟來；若疾走襲之，可得志也。』鬬章分軍爲二隊，自率前隊先行，鬬廉率後隊接應。却說：鬬章銜枚臥鼓，悄悄地侵入鄭界：恰遇聃伯在界上點閱車馬。聃伯聞有寇兵，正不知何國，慌忙點兵，在界上迎住廝殺；不期鬬廉後隊已到，反抄出鄭師之後，腹背夾攻。聃伯力不能支，被鬬章只一鐵簡打倒，雙手拿來，鬬廉乘勝掩殺，鄭兵折其大半。鬬章將聃伯上了囚車，便欲長驅入鄭；鬬廉曰：『此番掩襲成功，且圖免死，敢僥倖從事耶？』乃卽日班師。

鬬章歸見楚成王，叩首請罪，奏曰：『臣回軍是誘敵之計，非怯戰也。』成王曰：『既有擒將之功，權許贖罪——但鄭國未服，如何撤兵？』鬬廉曰：『恐兵少不能成功，懼褻國威。』成王怒曰：『汝以兵少爲辭，明爲怯敵；今添兵車二百乘，汝可再往。若不得鄭城，休見寡人之面！』鬬廉奏曰：『臣願兄弟同往；若鄭不投降，當縛鄭伯以

獻。」成王壯其言，許之。乃拜闔廡爲大將，闔章副之；共率車四百乘，重望鄭國殺來。史臣有詩云：

「荆襄自帝勢炎炎，蠶食多邦志未厭，溱洧何辜三受伐，解懸只把霸君瞻。」

且說：鄭伯聞聃伯被囚，復遣人如齊請救。管仲進曰：「君數年以來，救燕，存魯，城邢，封衛；恩德加于百姓，大義布于諸侯，若欲用諸侯之兵，此其時矣。君若救鄭，不如伐楚，伐楚必須大合諸侯。」桓公曰：「大合諸侯楚必爲備，可必勝乎？」管仲曰：「蔡人得罪於君，君欲討之久矣，楚蔡接壤，誠以討蔡爲名，因而及楚，兵法所謂：「出其不意」者也。」

先時，蔡穆公以其妹嫁桓公，爲第三夫人；一日，桓公與蔡姬共登小舟，遊于池上，採蓮爲樂，蔡姬戲以水灑公，公止之，姬知公畏水，故蕩其舟，水濺公衣。公大怒曰：「婢子不能事君！」乃遣豎貂送蔡姬歸國。蔡穆公亦怒曰：「已嫁而歸，是絕之也。」竟將其妹更嫁於楚國，爲楚成王夫人，桓公甚恨蔡侯，故管仲言及之。桓公曰：「江黃二國，不堪楚暴，遣使納款，寡人欲與會盟，伐楚之日，約爲內應，何如？」管仲曰：「江黃遠齊而近楚，一向服楚，所以僅存，今背而從齊，楚人必怒，怒必加討。當此

時，我欲救則限道路之遙，不救則乖同盟之義——况中國諸侯，五合十聚，儘可成功，何必借助葦爾，不如以好言辭之。」桓公曰：『遠國慕義而來，辭之將失人心。』管仲曰：『君但識吾言於壁，異日勿忘江黃之急也。』

桓公遂與江黃二君盟會，密計伐楚之約，以明年春正月爲期。二君言：『舒人助楚爲虐天下稱爲「荆舒」。不可不討。』桓公曰：『寡人當先取舒國，以翦楚翼』乃因寫一書。付於徐子——徐與舒近，徐嬴嫁爲齊桓公第二夫人，有婚姻之好，一向歸附於齊，故桓公以舒事囑之——徐果引兵襲取舒國，桓公卽命徐子屯兵舒城，以備緩急。江黃二君，各守本界，以候調遣。魯僖公遣季友至齊謝罪，稱：『有邾莒之隙，不得共邢衛之役；今聞會盟江黃，特來申好。嗣有征伐，願執鞭前驅。』桓公大喜，亦以伐楚之事，密與訂約。時楚兵再至鄭國，鄭文公請成，以紓民禍。大夫孔叔曰：『不可。齊方有事於楚，以我故也；人有德於我，棄之不祥，宜堅壁以待之。』於是再遣使如齊告急。桓公授之以計，使揚言齊救卽至，以緩楚。至期，或君或臣，率一軍出虎牢，於上蔡取齊，等候協力攻楚。於是逼約宋，魯，陳，衛，曹，許，之君，俱要如期起兵；名爲討蔡，實爲伐楚。

明年，爲周惠王之十三年春，正月，元日，齊桓公朝賀已畢，便議討蔡一事。命管仲爲大將，率領隰朋，賓須無，鮑叔牙，公子開方，豎貂……人等，出車三百乘。甲士萬人，分隊進發。太史奏：『七日出軍上吉。』豎貂請先率一軍，潛行掠蔡，就會集各國車馬。桓公許之。蔡人恃楚，全不設備；直待齊兵到時，方纔斂兵設守。豎貂在城下耀武揚威，喝令攻城，至夜方退。蔡穆公認得是豎貂，先年在齊宮，曾伏侍蔡姬，受其恩惠；蔡姬退回，又是他送去的。曉得是宵小之輩，乃于夜深，使人密送金帛一車，求其緩兵；豎貂受了，遂私將齊侯糾合七路諸侯，先侵蔡後伐楚一段軍機，備細洩漏於蔡。『不日，各國軍到，將蔡城蹂爲平地，不如及早逃遁爲上。』使者回報，蔡侯大驚；當夜率領宮眷，開門出奔楚國。百姓無主，卽時潰散。豎貂自以爲功，飛報齊侯去訖。

却說：蔡侯至楚，見了成王，備述豎貂之語；成王方省齊謀，傳令簡閱兵車，準備戰守。一面撤回圖章伐鄭之兵。數日後，齊侯兵至上蔡；豎貂謁見已畢，七路諸侯陸續俱到。一個個躬率車徒前來助戰，軍威甚壯。那七路：

「宋，桓公御說；魯，僖公，申；陳，宣公，杵臼；衛，文公，燬；鄭，文公，捷；曹，昭公，班；許，穆公。新臣。」

連主伯齊桓公小白，共是八位。內許穆公抱病，力疾率師先到蔡地；桓公嘉其勞，使序於曹伯之上。是夜，許穆公薨，齊侯留蔡三日，爲之發喪；令許國以侯禮葬之。

七國七師，望南而進，直達楚界；只見界上，早有一人衣冠整肅，停車道左，磐折而言曰：「來者可是齊侯？可傳言：『楚國使臣奉候久矣。』」那人姓屈名完，乃楚之公族，官拜大夫；今奉楚王之命爲行人，使於齊師。桓公曰：「楚人何以豫知吾軍之至也？」管仲曰：「此必有人漏洩消息。既彼遣使，必有所陳；臣當以大義責之，使彼自愧屈，可不戰而降矣。」管仲亦乘車而出，與屈完車上拱手；屈完開言曰：「寡君聞上國車徒，辱於敝邑，使下臣完致命。寡君命使臣辭曰：『齊，楚，各君其國，齊居於北海，楚近於南海，雖風馬牛，不相及也；不知君何以涉於吾地！』敢請其故。」管仲對曰：「昔周成王封吾先君太公於齊，使召康公賜之命辭曰：『五侯九伯，汝世掌征伐，以夾輔周室。其地東至海，西至河，南至穆陵，北至無棣；凡有不共王職，汝勿赦宥。』自周室東遷，諸侯放恣，寡君奉命主盟，修復先業；爾楚國於南荊，當歲貢包茅，以助王祭。自爾缺貢，無以縮酒，寡人是徵。——且昭王南征而不返，亦爾故也。爾其何辭？」屈完對曰：「周失其綱，朝貢廢缺，天下皆然，豈惟南荊？——雖然，包茅不入，寡君知

罪矣；敢不共給，以承君命。——若夫昭王不返，惟膠舟之故，君其問諸水濱，寡君不敢任咎。完將復於寡君。』言畢，麾車而退。

管仲告桓公曰：『楚人崛起，未可以口舌屈也，宜進逼之。』乃傳令八軍同發，直至陘山，離漢水不遠；管仲下令：就此屯紮，不可前行。』諸侯皆曰：『兵已深入，何不濟漢？決一死戰！而逗留於此。』管仲曰：『楚既遣使，必然有備。兵鋒一交，不可復解，今吾頓兵此地，遙張其勢，楚懼吾之衆，將復遣使，吾因取成焉。以討楚出，以服楚歸，不亦可乎？』諸侯猶未深信，議論紛紛不一。

却說：楚成王已拜鬬子文爲大將，蒐甲厲兵，屯於漢南；只等諸侯濟漢，便來邀擊。諜報：『八國之兵，屯駐陘地。』子文進曰：『管仲知兵，不萬全不發。今以八國之衆，逗留不進，是必有謀；當遣使再往，探其強弱，察其意向，或戰或和，決計未晚。』成王曰：『此番何人可使？』子文曰：『屈完既與夷吾識面，宜再遣之。』屈完奏曰：『缺貢包茅，臣前承其咎矣；君若請盟，臣當勉行，以解兩國之紛；若欲請戰，別遣能者。』成王曰：『戰盟任卿自裁，寡人不汝制也。』屈完乃再至齊軍。

畢竟齊楚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：